

传记丛书

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

第九輯

《文献》杂志编辑部^编
《图书馆学研究》编辑部

书目文献出版社

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 (传记丛书)

第 9 辑

《文献》杂志编辑部 编
《图书馆学研究》编辑部

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号)

长春市印刷厂排版 河北涿县辛庄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850×1168 32开本 12.25印张 300千字

1986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6,070册

统一书号：11201·519 定价：2.25元

目 录

王惟中 王惟中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八

周年	洪大磷	(1)
附 著作目录		(15)
方龄贵 我的自传		(20)
附 著作要目		(31)
汤志钧 我的自传		(33)
附 著作目录		(42)
华钟彦 华钟彦自传		(44)
附 著作目录		(53)
宋 涛 宋涛传略及著作简述	何 伟	(54)
张秀民 张秀民自传		(61)
附 主要论著目录		(73)
张锡昌 经济学家张锡昌	秦柳方	(76)
附 部分论著目录		(88)
陈奇猷 自述		(91)
附 著作目录		(102)
陈彪如 陈彪如小传	徐基新	(104)
附 主要著译目录		(109)
邹依仁 自传		(111)
附 著作目录		(119)
严中平 严中平先生传	经君健	(122)
附 著作目录		(133)

佟柱臣	佟柱臣自传·····	(136)
附	著作目录·····	(155)
苏渊雷	苏渊雷 (仲翔) 自传·····	(158)
附	学术专著年表·····	(173)
林增平	治史琐言·····	(177)
附	编著目录·····	(186)
赵万里	著名版本目录学家赵万里小传·····	劲 先 (188)
附	主要著作目录·····	(193)
胡曲园	战士·学者·教育家·····	徐仲达 茅家义 (194)
附	主要著作目录·····	(208)
姜君辰	经济学家姜君辰·····	周朝阳 (211)
附	主要论著目录·····	(224)
洪焕椿	我的自述·····	(227)
附	主要著作目录·····	(235)
诸祖耿	八十七岁自述·····	(237)
附	著述目录·····	(256)
唐振常	唐振常自传·····	(263)
附	主要史学著作目录·····	(286)
郭影秋	郭影秋学术传略·····	王俊义 (288)
附	著述目录·····	(300)
商鸿逵	商鸿逵先生传略·····	徐 凯 (302)
附	主要著述目录·····	(311)
褚葆一	褚葆一传略·····	张幼文 (313)
附	主要著述目录·····	(332)
漆琪生	漆琪生传略·····	(334)
附	著作目录·····	(345)
黎锦熙	黎锦熙传略·····	白吉庵 (350)
附	著作目录·····	(364)

王惟中教授从事教学与科研

工作五十八周年

洪 大 麟

经济学家王惟中先生，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二级教授，安徽合肥人，一九〇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生。他是闻名我国的外国经济学说史专家，又是我国建国初期在上海最早讲授《资本论》的教授之一；现在他是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理事，全国外国经济学说史学会的名誉理事，上海《资本论》研究会和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顾问，上海经济学会的顾问和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的理事、上海市高级社会科学研究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

举债读穷书 爱国志不摧

王惟中，原名德均，字子美。其父原系米店店员，曾与堂兄弟合伙开油坊，后破产沦为城市贫民。当他十四岁时，父亲病故。因油坊倒闭负债累累，住屋与家俱均被债主索去抵债，家境极端困苦，其妹自幼给人家做童养媳，寡母带领他与两个弟弟，靠做针线零活养家度日。

王惟中自幼勤奋读书，其寡母借债支持他上学。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当他在安徽省立第二中学读书时，每学期总是成绩优异，名列前茅，这使他除由家中借债接济外，还能依靠奖

学金来维持学习。他在课余常为人补习功课，或任家庭教师，获取零星收入勉强维持生活。由于家境十分贫苦，常向亲友告贷，每当逢年过节，债主登门索债，全家人更是走投无路，而他苦学不辍，其志弥坚。

一九一九年，王惟中十六、七岁时，震动全国的“五四”运动如火如荼，国际上正当巴黎和会召开，而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割据我青岛、旅顺、大连。因而，举国上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浪潮。当时，他作为一名中学生，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支配下，积极投入这一伟大的爱国政治运动，担任省立二中的学生会会长，带领全校同学打奸商、焚日货，游行示威，在街头站岗劝阻市民不要买日货，拦截船只查日货。这样，震惊了当地的恶势力，他们派出大批军警去大商号“守卫”，甚至跟踪学生，威胁家长与教师，千方百计地破坏学生的爱国运动。但他和爱国的同学们不畏强暴，发动全城学生组织学生联合会，将爱国运动越搞越烈，轰轰烈烈地闹得满城风雨。尔后，大富商、土豪劣绅和当局组织了大批军队，采取各种手段，镇压学生运动，逮捕了他所在的安徽省立第二中学的校长王蔭如——辛亥革命的著名参加者，扬言要枪毙王校长，解散省立二中。这时，王惟中与少数进步同学，奔走于芜湖、安庆等地，积极联络全省各地学生，请求援助与支持。这次爱国学生运动，给他以极其深刻的教育，使他初步认识到帝国主义、封建土豪劣绅、大资本家和反动官吏是一丘之貉。

发愤打基础 探寻救国路

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七年，王惟中在南京金陵大学读书一年，后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直至毕业。

一九一九年的合肥学生运动，给青年时代的王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的脑海中，经常想到的是：祖国为什么这样不断地遭受帝国主义的欺侮等问题，他总想从书本中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因而自考进圣约翰大学文科政治系后，他就埋头读书，悉心探索。按该校规定，成绩优秀的贫寒学生，可向该校助学基金会申请贷款，毕业后偿还，他就利用这项贷款维持学习，同时，兼做中学教师，挣些零星收入，以补助生活，有时还要向亲友告贷。由于贫困，他深深懂得读书之不易，因而更加发愤苦学。

为了追求真理，探索富强祖国之路，王惟中如饥似渴地拼命求知，刻苦研读，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除政治系必修课与英、法两门外国语外，他还选修文科的哲学、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和理科的数学、物理、地质等课程，但他最感兴趣的则是哲学与数学。政治系课程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中国外交史，从学习这门课程中，他看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侵略和欺侮中国的全部史实。其原因在他当时看来，一是帝国主义的穷凶极恶，二是旧中国的教育不发达，使中国像一盘散沙，未能团结起来进行反抗侵略斗争。因而，当时年轻的王惟中，一心向往走“教育救国”的道路。

组织学运 身陷囹圄

一九二七年夏，王惟中大学毕业后，曾多方谋求工作，但一次又一次地碰了壁，失业一年后才在母校圣约翰大学数学系任教。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〇年，当了一年数学助教和两年讲师。可是，在当时的教会大学中讲授数学，要想搞什么“教育救国”那是幻想。一九三〇年冬，他就回到安徽合肥，

任安徽省立第六女子中学的校长。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我东北三省。王惟中血气方刚，出于强烈的爱国热忱，毅然在合肥联合全县教育界，组织“抗日联合会”。在学校中，他组织女子义勇军，提倡女学生剪短发，穿军装，实行军训，准备从戎，并以“女子义勇军”名义致电东北抗日首领马占山将军，表示“随时响应号召，立即报到”。当时，这些行动轰动了合肥全城，日后，这支女子义勇军为中国革命输送了一些女干部。

女子义勇军的爱国行动，遭到了当地土豪劣绅的强烈反对。他们写恫吓信，对王惟中进行百般威胁，并上书安徽省政府，控告他“闹事生非”。这样，省教育厅把他从合肥调到安庆。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王惟中在安徽大学教书，兼安徽省第一中学校长。他与学生同吃同劳动同出操，并创办《观察》杂志，揭露安徽教育界的黑暗。当时，安徽省教育厅为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的一个头目所把持，因而被搞得乌烟瘴气，甚至全省第一届中学毕业生的会考试题也被这个文化特务头目以高价暗地里偷卖了出去。王惟中深恶痛绝这种腐败现象，就发动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来进行反对。他在共产党地下党员曹觉生（祥华）的大力支持下，组织了几千名学生罢课，数百名教师罢教，上街游行七天，并包围教育厅、省政府以至省党部。这就激恼了教育厅的头子，他先托人来找王惟中与另一中学校长吴亮夫，企图用“出国考察”名义把他们二人送出国去，遭到了他们断然拒绝。后来，这个文化特务头子跑到蒋介石面前去“告状”，说他们是“配合共产党的反‘围剿’，搞后方暴动”，蒋介石遂下令全国通缉。王惟中在听到风声后连夜出走。但不久，就在江西庐山脚下的一个小旅店中被国民党逮捕，押解到南昌蒋介石行营军法处监狱，被关押了八

十三天，受尽了折磨。以后他虽经安徽省教育界进步人士保释出狱，但他因受过全国通缉，到处找不到工作，而全家有九口人要吃饭，生活的重担压在他的身上，使他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最后，他把原名“德均”改为“惟中”，投考公费出国留学。当时，安徽省虽也招考出国留学生，但他不能去应试；而只能选择由国民党交通部考选的赴奥、德两国实习邮政银行业务的公费留学生。

为了应试，王惟中曾集中精力专门攻读经济学、会计学 and 保险学等，当时天气炎热，夜间飞蚊甚多，他就干脆把两只脚浸泡在水桶中避蚊，通宵达旦地专心攻读，及至揭晓时，被录取为第一名，遂于一九三四年踏上赴欧留学的旅程。

负笈海外 奔赴国难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八年，王惟中先后在奥、德两国留学。

一九三四年的维也纳，是奥地利学派的发源地，也是全体主义学派的大本营。他先进入奥地利维也纳商科大学攻读，一九三六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继而又去德国柏林大学哲学院从事研究。

在四年的留学生活中，王惟中遇到过不少困难。首先是“语言关”：不仅要懂得所在国的日常生活用语，而更难更重要的是对所学专业的外语，要能听，能讲，能写作。其次是“哲学关”：攻读经济理论专业，要求先懂得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开始各个时期代表人物的学术观点全要懂得。再次是“经济学说史关”：经济学各派代表的主要著作均要攻读。最后是“考试答辩关”：博士候选人在提交学位论文后还要通过答辩。在

答辩会上，三名教授提问、两三百个学生听讲。他面对这重要难关，采取一系列相应措施。比如：多与外国人接触，从中练习外语能力；找一个学术渊博而又乐于教人的导师，请其指导；结合阅读，学会做笔记，记住各学派的主要观点；收集材料，分析问题，参加实习，写好论文。

在克服各种各样难关的征途上，王惟中深深体会到：“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当时，他虽然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但还只是把它当作一个主要学派的代表作来阅读的。因而，在柏林大学写的《三大哲学思潮和三种经济学》论文，也远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撰写的。

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全国军民奋起抗日，远在异国的王惟中，听到这一消息，又激起了他的爱国热情。当时，他的指导教授想留他当助教，他谢绝了，于一九三八年夏坚决地奔回祖国，投身抗战的征途。

创立学派，岐路彷徨 重读《资本论》，进入“又一村”

一九三八年夏至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前夕，王惟中主要在重庆、南京等地几所高等院校执教，这是他回国后在学术上岐路徘徊的十年。

一九三八年夏，王惟中学成回国，先在贵阳邮政管理局和重庆邮政储金汇业局工作。一九四〇年起，他又重新任教，先后在重庆中央大学、交通大学、重庆大学、银行人员训练所、南京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等六所高等院校任教十年。讲授过经济学原理、马歇尔经济学、全体主义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席克斯经济学、高级经济学、外国经济学说史等七门课程，写下了七部教学讲义。他当时曾想创立所谓“新全体主义学派”，

用二元论来改造他德国老师的唯心主义，用“新全体主义”的学术观点来评论其他学派。这期间，他写下了不少篇论文。

一九四三年，当王惟中兼任邮政储金汇业局经济研究室主任从事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时候，遇到了困难。他感到原先在欧洲留学时学到的那套经济理论和他试图创立的“新全体主义”学派都解释不了中国当时的经济实际问题，陷入苦闷与彷徨。为了寻找中国经济落后、政治腐败的原因，他回过头来重新攻读《资本论》。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间，他在重庆南岸黄桷桠，曾花了大量的时间，专门攻读《资本论》，并写下了三卷的学习笔记。这样，一方面使他对旧中国经济落后的症结所在有所认识，另一方面也促使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有所转变。后来，他在交通大学、金陵大学等校，曾先后作过题为《决定中国经济的三大恶势力（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讲演。他开始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分析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这时，他还参加主编《学术季刊》和《学原》两个学术刊物，并写下了几篇评亚当·斯密和熊彼得经济学说的论文，但仍带有一些全体主义的色彩。十年的教学时期，是他的学术观点的转折时期，而一九四三年则是其关键性的一年。以往，他在科学道路上进行探索，曾长期处于“山穷水尽”的阶段，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引导他从各种学派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最终走上马克思主义的大道，使他的学术观点进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

视富贵如浮云 重真理而勇为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间，王惟中在各高等学校任教时，陶希圣为蒋介石写《中国之命运》，要向他请教，王惟中

拒绝与陶见面。不久，陈果夫来信约王惟中见面，他置之不理。蒋介石先后两次召见了王惟中，当面要他出来做官，他借口适宜于教书，婉言推绝了。上海解放前夕，蒋又派人来沪，邀他携眷去台湾，他又拒绝了。

相反，在解放前，王惟中在重庆时结识了好几位共产党地下党老同志，从他们那里读到了毛主席著作，了解到解放区的真实情况，深深感到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希望。自此以后，他对历次在党领导下的爱国学生运动都大声疾呼，表示同情。他曾呼吁他的学生们为人民立功，劝说他的好友们不要逃往台湾，赞助他的胞弟王德容挥戈起义。就在南京解放前夕，身处白色恐怖中，他还给中央大学的一些进步学生于晚间作经济专题报告，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旧马克与旧中国的伪法币作了详细对比，从中暗示蒋家王朝面临经济崩溃的前夕。这时，他在政治思想上已经有了明显的转变。

讲授《资本论》 联系现实写文章

全国解放后的一系列现实教育，进而促使王惟中的政治思想从根本上有所转变。他开始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同时阅读当代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说著作，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和批判当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他除了主编《辞海》（试行本）的《外国经济思想史》外，并写下了十多篇有关论文。

建国初期，王惟中是上海《资本论》最早讲授者之一。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間，他曾在交通大学和南京大学讲授《资本论》。交大财务管理系并入上海财经学院后，他仍继续担任《资本论》的教学。一九五八年，他转到上海社会科学

院工作，曾担任上海市高等院校部分政治经济学教师进修班《资本论》的讲授工作，及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生《资本论》课的指导教师。一九六一年，他应中国科学院浙江省分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邀请去杭州讲授《资本论》。一九六二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举办研究人员《资本论》学习班，他又积极参加讲课。他曾写有三卷《资本论》讲授提纲，其中的第一卷，已于一九六二年由中国科学院浙江分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

王惟中在讲授《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的同时，还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又写下了大量的学习心得笔记和不少篇联系现实经济的论文。“十年内乱”前，他先后发表过《“社会生产目的”是客观经济范畴吗？》、《论生产与需要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矛盾》、《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与价值规律关系的探讨》等十多篇论文。

他在这些论文中认为：社会生产目的是人们主观的东西，不能构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内容；生产与需要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矛盾，支配这个矛盾运动的规律性，才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计划规律与价值规律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要大力发展其相互依存的一面，尽量克服其相互对立的一面；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也是对立的统一，要在发挥计划调节主导作用的同时，适当地运用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

讲究学习方法 取得显著效果

王惟中学习《资本论》四十余年，得到一些较好的方法和经验，主要是：

打下基础：在学习《资本论》之前，先读《雇佣劳动与资本》、《工资、价格和利润》、《反杜林论》第二编和《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等书；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及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知识；还看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及英国近代经济史。

做好笔记：这是学好《资本论》的关键，要下点功夫。可把一章作为一个单元读，每章至少细读三遍。读第一遍时，要逐句推敲，把每一节的中心思想记录下来；读第二遍时，可以快些，但要一面审核所记录的中心思想是否准确，另一面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读第三遍时，可以更快些，但要能掌握贯穿全章的实质精神和逻辑结构，并整理出纲目具备、系统严密的提纲来；最后作出这一章的简明小结，包括基本内容、结构、体系、逻辑方法和学习体会。

剖析疑难：对疑难的字句和论点，先依据德文版原著及其他外语译本把中文译本核对一下，并查考其他经典著作有无类似论点，然后翻阅通俗的《资本论》释义中的解释，最后经过反复思考，做出比较适当的解答。过一个时期后，再重行阅读并加以检验，直至自信正确为止。

掌握方法：《资本论》是一部唯物的辩证法，能掌握它的方法，就易于理解它。需先读几篇有关《资本论》的方法论的文章，然后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资本论》的结构体系，对每章要这样做，对全书更要这样做。

懂得批判：《资本论》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要弄清楚批判的对象究竟是什么，批判的目的何在，批判对相关章节有何作用，特别要学习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学说的高度艺术。

联系实际：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了解现代资本主义世

界，是学习《资本论》的重要任务。读每一章都要抓住主要论点，结合国内外实际，提出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对当前重大的经济问题，例如如何保证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的高速度发展和最大限度经济效益问题，如何认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都可依据散在《资本论》各篇章中的有关原理，加以阐明，提出看法。

展开争鸣：《资本论》中有许多论点，大家理解不一致。真理愈辩愈明，真金不怕火炼。应该充分掌握资料，积极参加论战，但对国外资产阶级学者的歪曲和诬蔑，应当分别情况，予以坚决的回击。

深入钻研：《资本论》的学习和研究是无止境的。关于《资本论》的理论渊源、创作史、方法论及一系列有关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均有待于分成专题，深入探讨。“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两个特点 “三不”学风

王惟中研究和讲授《资本论》时，有两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紧扣原著思想和密切联系我国社会主义实际。在他写的“讲授提纲”中，主要是按原著的中心思想和结构，逐段地用自己的语言、简练的文字来着重阐明马克思的理论。在讲课时，又适当联系实际，目的是为了进一步论证原著的基本原理。而在他写的“专题研究”中，则主要是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进行选题，用《资本论》的有关原理来进行分析和阐述。他通过精读原著，把散见在《资本论》三大卷中的有关章节以及马列主义其他经典著作中同研究有关的范畴和论点，加以理解和分析，然后进行综合，求出相

关范畴和论点的内在联系或规律性，来分析并说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在必要时，他还详细核对马克思原著的德文版原文，并参阅英文版与法文版译本，务求理解准确，能对每一专题的有关论述作出比较全面和比较细致的分析。对于各篇专题研究的重点，始终把着眼点放在解决实际问题上，并论证《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意义。紧扣原著思想和密切联系实际——这两个特点始终贯穿在他写的有关《资本论》研究的各篇著作中，只是根据讲授和研究的要求不同而各有所侧重。

综观王惟中教授在学术上所经历的道路，有这样几个阶段：

“博”——博学，从而使他知识面广。

“专”——在广泛的基础上深入钻研一门。

“通”——在专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各种学派的主要观点，加以分析比较。

“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察和解决实际问题。

他做学问，一向奉行“三不”：

一是不人云亦云。即使对老师、前辈的学术观点，他也不盲目相信与崇拜，主张独立思考，力求创新。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从未写过一篇“歌功颂德”的文章。

二是不见风使舵，一贯鄙视“风派”作风。他主张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三是不草率从事。他考虑任何问题均十分慎重，学术研究则更加严谨。

他在教学方法上也有其独特之点：

一是提问。讲授时，结合实际，先提出若干问题让人们思考。

二是质疑。用学到的基本原理去解答这些问题。及至问题